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通通釋卷十五

無錫浦起龍撰

外篇

點煩第五〇煩或作繁文内並同〇小序一正條十四

夫史之煩文已於叙事篇言之詳矣舊有然凡俗難曉下愚不移九字可㕓宜雖七叙事篇在六卷疑當作六卷成言而三隅莫反益語曰百削聞不如一見是以聚米為谷寇虜之虚實此二字一止作居字可知畫地成圖山川之形勢一少勢字易悉釋揭出丹黄點示之象昔陶

隱居本草藥有冷熱味者朱墨點其名阮孝緒七録書有文德殿者丹筆寫其字由是區分有别品類可知釋援出成式可仿今輒擬其事鈔自古史傳文有煩者皆以筆點其煩一無煩字上原注其點用朱凡字經點者盡宜去之如其間有文句虧缺者細書側注於其右原注其側書亦用朱粉雌黄等如正行用粉則側注者用朱黄以此為别或回易數字或加足片言俾分布得所彌縫無闕庶觀者易悟其失自彰知一作如我撫實而談非是一作是非苟誣前哲釋結明所以鈔明點示之意

按河東云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潔非瘦削之謂也劉子則以削爲宗然當六朝塗澤之餘從未有此辣手刮世眼者故是韓柳輩前驅也可惜傳刻失真㸃去文留譬眺古者空憑廢蹟而已

聚米爲谷後漢馬援傳援字文淵屯田上林苑中帝自西征隗囂至漆召援援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逕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

畫地成圖漢張湯傳湯子安世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隨擊烏丸還謁大將軍光問戰鬬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歎曰霍氏世衰張氏

興矣

孔子家語曰魯公索氏將祭而忘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一有必亡二字矣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果如期而亡夫子何以知然

右除二十四字

按篇内加除標數舊作小書繫本條大書之下兹緣增有小注及摘辯語因移置次行亞一格大書

除上加右字○標數必不免有差誤點失無考惜

哉

家語曰晉將伐宋使覘之宋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哭之哀覘者反言於晉侯曰宋陽門之介夫死而（郭無而字）司城子罕哭之哀民咸悅矣宋殆未可伐也

右除二十一字加三字（加一作移）

按此條亦見檀弓○點煩本點史筆之煩而首之以家語二條者蓋假前古複疊文法啟示其端隨手涉

筆偶及之非有所定主也已下大概皆就史記點之亦是隨筆所至

史記五帝本紀曰諸侯之史無之字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謌者皆舜百姓之史無此三字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謌舜已上堯紀古本有皆字不謳謌此二字一作之字按一作之字者史内無皆字當是除前獄訟句内不之等七字并入此一句中故加皆字以該之丹朱而謳謌舜已上堯紀則其下謳謌二字亦當作之字也

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云云舜年二十以孝聞年舊脱年事三十舜年以下等字古本有俗本削堯舉之已上

右除二十九字加七字

按文内如百姓之三字及之字皆字等即細書側注之所加也傳寫者溷入之今轉嫌溷而存者遺落不全耳又節内有空格者以意起例别斷文也如謳謌舜之下則堯舜二紀分章處用者云云之下則舜紀中間節句處也凡此類後皆倣是○舜年二十復出之文見舜紀篇尾劉所點除正在於此古本有之而

郭本削之點安所施北平本反從郭本未之思耳

夏本紀曰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孫而帝（帝字照史補）顓頊之孫也禹之曾大父（舊衍曰字）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爲人臣

右除五十七字加五字（除數太多恐有誤）

案顓頊紀中已具云黄帝是顓頊祖矣此篇下云禹是顓頊孫則其上不得更言黄帝之玄孫既上云昌

意及絲不得在帝位則於下文不當復云為人臣今就於朱點之中復有此重複造次筆削庸可盡乎

按此上四行舊本與除加標數連下令離列之似較清晝也

項羽本紀曰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初字照史補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即字照史補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殺史作戮者也項氏世世史有為字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

右除三十二字加二十四字釐革其次序

按此條皆史記原文不見有加字處葢其所云細書側注者已盡失之矣抑恐此條所鈔亦當不止於此若止此三行亦安得有三十餘字之除革乎况文内殊少煩複異於他所摘者亦安所庸其除革乎更恐此條原本全失但存項羽本紀四字後人聊寫篇頭數語以當之耳

吕后郭誤作氏本紀曰吕太后者高祖微時妃也生孝惠帝

史有女字魯元公主及高祖為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高祖嫌史無此三字孝惠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郭脫如意二字類我又史無又字戚姬幸常獨史無獨字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如意以史無此三字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踈如意立為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諍史作爭之及留侯策太子得無廢原注此事見高惠二紀及諸王叔孫通張良等傳過為重疊矣今又見於呂后紀固可略而不言○劉意蓋謂并可不點矣而史既有之姑就其文點之

右除七十五字加十字_{據文止加八字}

按此除加一行舊亦與前注并寫今照例離立

按文亦多高祖嫌又獨如意以等字欲去煩而煩轉滋矣故知皆側注所加之文也而點則失之葢見加不見除也

宋世家曰初元公之孫糾景公殺之_{史無此十字皆細書溷入者}景公卒糾之_{此二字史作宋}公_{據上易糾之字則此公字亦宜省}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為昭公昭公者_{此下史有元公之曾庶孫也昭公九字}父公孫

糾糾父公子郭脫此二字祐秦史疊祐秦二字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據節首所加則自昭公者以下大半皆在所黜除也

右除三十六字加十三字據文止加十二字

按諸條間有加字闌入處而無除去原文之文獨此失元公曾庶孫等九字必是朱黃所黜黜或稍重侵入字裏傳寫者遂遺去之實亦應留受黜者也

三王世家曰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䟽皇帝陛下

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冝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頼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之心昧死願（史無之字下同）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惟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郭脫宮字）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

亥御史臣光守郭脫守字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臣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邉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之心昧死願陛下詔有

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惟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

謹（謹字照史補）與中二千石二千石（疊三字照史補）臣賀等議曰（史無曰字）

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

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

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

宜奉義遵職愚憃（史作憧音義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

翟臣湯等（郭本此上脫二十二字）昧死請立皇子臣閎臣旦臣胥

為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

右除一百八十四字加一字_{據文加三字}

已上有言語相重者今略點廢如此但此一篇所記全宜削除今輙具列於斯䇿爲鑒戒者爾凡爲史者國有詔誥十分不當取其一焉_{句意過當有誤}故漢元帝詔曰蓋聞安民之道本由陰陽間者陰陽錯謬風雨不時朕之不德庶幾羣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然媮合苟從未肯極言朕甚憫焉永惟蒸庶之饑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宫恐非所

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宫衛士各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毋有所諱有司勉之毋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及荀悦撰漢記略其文曰朕惟衆庶之饑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宫其罷甘泉建章宫衛士各令就農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自餘鈔撮佗皆做此近則天朝諸撰史者凡有制誥一字不遺唯去詔首稱門下詔尾去諸本作主者云誤

施行而已時武承嗣監修國史見之大怒謂史官曰公輩是何人而敢輙減詔書自是史官寫詔書雖門下賛詔亦録後予聞此説每嗢噱或作唱歎或作唱噱並誤而已必以三王世家相比其煩碎則又甚於斯是知史官之愚其來尚矣今之作者何獨笑武承嗣而已哉

按已上一段是引例語亦係另文舊本混作正條謬甚今刋置之

按御史叙録霍䟽大似近代公移每轉行一番必全

叙一番所以然者一以免鈍胥之摘句失當也一以防姦吏之舞文售欺也乃若垂為史法安可不知所

裁

魏公子傳曰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以徵信陵君故事說者云當戰國之時史無以徵以下十五字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

公子亦有喜照史改僖誤作嘉士者矣然而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名冠諸侯有以也此七字史作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奉祠二字照史刊正郭王本並倒不絕也舊脫也字

右除十五字加二十字加數亦不合

按此條亦見加不見除之一證○傳贊加字反覺退味此其手筆落時處攻者顧莫之察要是此書敗端也愚不敢赦

魯仲連傳曰仲連好奇偉倜史作俶音義同儻之畫史有策字而不

肯仕官王論作宦任職好持高節遊於趙趙照史疊趙字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史有兵字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照史軍字脩亦作兵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或作以急圍趙者前與齊湣史衍下同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號史無號字今齊湣王已益弱方或脫方字今惟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

史衍王為帝秦必喜罷兵王衍而字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

此時魯史有仲字下同連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

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

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能字

照史補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此

史作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

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

衍安在吾請史作且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

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而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史有國字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平原君曰勝史有既字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者字照史補皆有求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所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一脫爲字史又有久字居此重圍重圍史作圍城之中而不去魯連云云　梁末覯秦

稱帝之害故耳此二字一作也使梁覩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奈何魯連曰云云　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嘻史作噫嘻亦太一脫太字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烏一作焉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連曰固也誤作矣吾將言之云云依例當有云云字舊脫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交史作各有稱王之名覩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云云　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舊多而字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

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云云（云云字亦舊脫）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舊脫秦軍二字）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照史疊魯連二字諸本脫）辭謝者三（此四字史作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舊譌致）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云云

右除二百七十五字加七字（二百一作三百）

屈原賈生（二字舊脫）傳曰（依例當有曰字今補）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賈生名誼洛陽人也云云（二字

亦依例補謫（謫字史作乃以二字）賈生為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行（史有行字）聞長沙卑濕自以為（史無為字）壽不得長又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其詞曰云云 賈生為長沙（史有太二字）王傅三年有鵩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鵩曰鵩賈生既以謫居長沙長沙（一脫長沙疊字）卑濕自恐（恐字史作以為二字）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其詞曰云云 懷王騎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為傅（二字脫照史補）無狀哭泣（二字脫照史補）歲餘亦死時年三十三（二譌）矣

右除七十六字加三字

扁鵲倉公傳曰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淄人也姓淳于氏一脱氏字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與之傳黄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決嫌疑以下六句古本有俗削多驗云云二字亦依例補詔召召字照史補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詔問故太倉長

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者字照史補）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常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謂作與照史改）其病之狀皆何如具（一作其）悉而（一作以）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史疊醫藥二字）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皇（皇字史脫）后八年（舊多中字）得見師臨淄元里公乘陽慶慶（諸本慶字作已字）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論字補）書甚精我家給富

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脉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史音[illegible]）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史有所字）明歲即驗之有驗（有驗之三字脱）（照史補）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諸本脱即字嘗作常）以為人（史有治字）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史有所字）臣意年盡三年（二字脱照史補）三十九歲（一脱歲字）也齊侍御（御字脱照史補）史成自言病頭痛（頭痛或誤作也或誤作邪）臣意診其脉告曰君之

病惡不可言也原注已下皆述一生醫療効驗事。此十一字諸本皆與標數併寫愚意移作尾注為是

右除二百九十五字

按本節前段先有決嫌疑六句二十二字亦由點重侵字而遺者古本有之須悟是篇諸所採摘文愈複則點煩之意愈顯注家以為此廢卷也竟東史不詳孤負多矣

宋世家初云襄公嗣立一譌位後詳文義當有後字諸本脫仍謂為

宋襄公不去宋襄二字吳世家云闔閭越世家云句踐每於其號上加吳王越王字句句未嘗捨之孟嘗君傳曰馮公形容狀貌甚辨案形容狀貌同是一說而敷演重出分為四言凡如此流不可勝載其十二諸侯表曰孔子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又屈原傳曰其文約其辭微觀子長此言實有深鑒及自撰史記榛蕪若此豈所謂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乎

按此一節再就史記統摘之以概其餘亦非點煩

正條故亦用亞一格之例

漢書龔遂傳曰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請（史作願）從功曹以為王生素（諸本作每照史改）嗜酒亡節度不可使（諸本作從照史改）遂不聽（聽字史作忍逆二字）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郭脫所字）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

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史有言字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云云　上以議曹王生為水衡丞

右除八十四字

新晉書袁宏傳曰袁宏有逸才文章絶美曾為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其所作

詠史詩史無此六字詳下文有即其詠史句不應此處先提恐是羨文詠聲既清會會字照史補詞又藻麗史作拔遂駐聽久之遣問焉答云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傾諸本譌頃照史改率有勝致即迎升舟與之談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云云從桓溫北伐史作征作北征賦皆皆字照史補其文之高者嘗與王珣伏滔同在舊衍桓字溫坐溫令滔讀其北征賦至聞所傳於相傳云獲麟於此或譌北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或譌受體於虞者疚尼父之慟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性

之足傷乃致傷於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無容率爾今於天下之後諸本行便改二字不成語移韻徙諸本譌從照史改事然於寫送之致似為未盡滔云得益寫韻一句或為小勝史有温曰卿思益之六字宏應聲答曰感不絶於予心遡流風而獨寫云云　謝安嘗賞其機對辯速後安為揚州刺史宏郭脫宏字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乃祖道於冶舊譌治亭時賢皆集謝安欲卒迫試之臨别執其手顧郭譌就左右取諸本作以照史改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行宏

應聲答曰輙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觀者無不歎服史無此六字而歎字下時人歎其率或作卒而能要焉原注此事出檀道鸞晉陽秋及劉義慶世說

右除一百一十四字加十九字

按節首云新晉書注又云事出檀劉葢是新晉採二書之語入史也但文内兩羡句不類加字細書亦决非彼書如此更思之亦即加字處其下複句乃其所點除也

十六國春秋曰郭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劉昞

遂別設一席於座前謂諸弟子（郭本作子弟非凡在坐者皆璠之及門也）曰吾有一女年向成長欲覓一快女婿（一作聟即古婿字）誰坐此席者吾當婚（或作婿）焉昞遂奮衣來坐神志湛（魏書作肅不如湛字勝）然曰向聞先生欲求快女婿昞（郭脫昞字）其人也

右除二十二字（文句不多除數恐不到二十有餘必有誤）

按此節文與魏書劉昞傳同

總按點頗一篇點既失傳靡從檢校矣然深心嗜古者按切史篇循文審校亦自理緒可尋諸家或未暇

也故譌漏尤多云○點煩所列皆撿章句最繞者

爲條總十有四而摘遷史者乃居其九蓋舉正史首

部以發凡也太史公雜取國語世本國策之羣書而

彙爲一書叠見複出古趣自流數墨尋行大家弗屑

雖煩亦復何疵然劉氏之前論之者已振振有辭矣

班叔皮曰一人之身文重思煩故其書刋落不盡尚

有盈辭也觀是書者切磋究之固不必爲煩者病亦

不得謂點者苛補按史記内所摘三王世家一節劉氏施點固允而辨類却疎何也事係

當日現件安得預撰世家其時漢初作語録卷弍一宗可備禮書一欵當云題目誤爾何煩不煩之云又張晏注以爲篇亡褚補作也

史通通釋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通通釋卷十六

無錫浦起龍撰

外篇

雜說上第六〈二十五條〉

春秋〈二條○舊本紀條大書直下然其中連斷多舛非原文也今改用側注〉

案春秋之書弒也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如齊之簡公未聞〈一脫聞字〉失德陳恒構逆罪莫大焉而哀十四年書齊人弒其君壬於舒州斯則賢君見抑而賊臣是黨求

諸舊例理獨有違但此是絶筆獲麟之後弟子追書其事豈由以索續組不類將聖之能者予何其乖刺之甚也

按論語陳恒弑其君請討之聖語森然斥弑者以名矣而春秋乃書人劉子摘之是也

稱君稱臣宣四左傳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杜注稱君謂唯書君名而稱國以弑言衆所共絶也稱臣者謂書弑者之名以示來世終為不義改殺稱弑辟其惡名取有漸也

齊人弑哀十四續六月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

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子我欲盡逐陳氏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遂入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成子遷諸寢子我歸陳氏追之殺諸郭關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甲午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甚三日齊而請伐齊三

按子我即闞止

案春秋左氏傳釋經云滅而不有其地曰入如入陳入衛入鄭入許即其義也至柏舉之役子常之敗庚辰吳入郢獨書以郢夫諸侯列爵並建國都國謂楚都謂郢惟取國名不稱都號何為郢之見入遺其楚名比於他例一何乖踳尋二傳所載謂公穀所載之經皆云入楚豈左氏之本本亦謂經

獨為謬歟謬猶誤也

按此條糾左也不以入左傳條而以入春秋何也此事左經與公穀經不同仍本經以為言也入楚入郢若此類讀書略去者何限可砭心麗者

釋經曰入左襄十三經夏取邿傳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注謂勝其國邑不有其地

入陳衛鄭許左宣十一楚子入陳閔二狄入衛隱十宋人衛人入鄭隱十一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吳入書郢定四左氏經庚辰吳入郢傳吳從楚師及清發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

二傳云入楚定四公羊經庚辰吳入楚傳曰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穀梁經庚辰吳入楚傳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於君室大夫舍於大夫室

左氏傳 二條

左氏之敘事也述行師則簿領盈視哤舊譌作吔聒沸騰論備火則區分在目修飾峻整言勝捷則收獲都盡記奔敗則披靡橫前申盟誓則慷慨有餘稱譎詐則欺誣可

見諫思惠則煦如春日紀嚴切則凜若秋霜叙興邦則
滋味無量陳亡國則淒涼可憫或腴辭潤簡牘或美句
入詠歌跌宕而不羣縱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將工侔
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聞古今一衍之字卓絶如二傳之叙
事也榛蕪溢句疣贅滿行華多而少實言拙而寡味若
必方於左氏也非唯不可為魯衛之政差肩鴈行亦有
雲泥路阻君臣禮隔者矣

按此亦申左之餘也申左多論載事之合離此條乃

論文字之工拙○衡二傳太軒輕失平

哤聒字本蜀都賦詳申左注彼篇舊作龍聒此又作叱聒並哤聒之譌也

左傳稱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夫有生而無識有質而無性者其唯草木乎然自古設比興而以草木方人者皆取其善惡薰猶榮枯貞脆而已必言其含靈畜智隱身違禍則無其義也尋葵之向日傾心本不衛足由人覩其形似强為立名亦由作猶今俗文士謂鳥鳴為啼花發為笑花之與鳥一有又字安有啼笑

之情哉必以人無喜怒不知哀樂便云其智不如花花猶善笑其智不如鳥鳥猶善啼可謂之讜言者一無者字哉如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即其例也而左氏録夫子一時獻言以為千載篤論成徼婉之深累玷良直之高範不其惜乎

按舊評謂葵猶衛足似詩家興趣黏皮帶骨則笨矣知幾此條誠不免是。知不如葵舌端浮佻無關垂訓劉氏如曰此非聖人語則入理矣

葵猶衛足成十七齊慶克通於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於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夫人怒訴之秋七月刖鮑牽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公羊傳二條

公羊云許世子止弒其君買為加弒譏子道之不盡也其次因言樂正子春之視疾以明許世子之得罪尋子春孝道義感神明固以已通方駕曾閔連蹤丁蘭郭巨苟事親不逮樂正便以弒逆加名斯亦一無亦字擬失其流責非其罪蓋公羊樂正俱出孔父門人思欲更相引重曲

加談述所以樂正行事無理輙書無理者假不於倫之意致使編次不倫比喻非類言之可為嗤怪也

按弑與孝是善惡兩盡頭處故以假失其倫怪之

許止弑昭十九公羊止進藥而藥殺曷為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

丁郭黃補注逸士傳丁蘭河內人少喪考妣不及供養乃刻木為親形像事之如生氏族箋釋郭巨林縣人至孝生子三歲母常減食與之因謂妻曰貧乏分母之食盍埋此兒及掘坑得黃金一釜

俱出門人曝書亭考戴宏論春秋曰子夏傳與公羊高梁武帝曰公羊稟西河之學孔穎達曰商授弟子公羊高鄭康成曰樂正子春曾子弟子按何休亦曰樂正子春曾子弟子以孝名聞

語曰彭蠡之濱以魚食犬斯則地之所富物不稱珍綦齊密邇海隅鱗介惟錯故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一脫食肉中客四字斯即齊之舊俗也然食魴鱠鯉詩人所貴必施諸他國是曰珍羞如公羊傳云晉靈公使勇士殺趙盾見其方食魚飧曰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吾不忍殺子蓋公羊生自齊邦不詳晉物以東土所賤謂

西州亦然遂目彼嘉饌呼為菲食著之食録以為格言
非惟與左氏有乖亦於物理全爽者矣
按土物貴賤詎云一概然辯亦𤣥矣且又無謂史通
往往有此若晉陽無竹之類
上客中客陳氏曰圖蒠蘇列士傳曰孟嘗君食客三千廚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
菜
食魚飧宣六公羊趙盾朝而出靈公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

也君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

汲冢紀年 一條

語曰傳聞不如所見斯則史之所述其謬已甚況乃傳寫舊記而違其本錄者乎至如虞夏商周之書春秋所記之說可謂備矣而竹書紀年出於晉代學者始知后啟殺益太甲殺伊尹文丁舊誤作王與疑古同殺季歷共伯名和此四字一本無一本在文丁之上鄭桓公厲王之子句有誤厲王則與疑本作宣王經典所載乖刺甚多又孟子曰晉謂春秋為乘尋汲冢

璅語即乘之流邪其晉春秋篇云平公疾夢朱羆窺屏左氏亦載斯事而云夢黃熊入門必欲捨傳聞而取所見則左傳非而晉文一作史實矣謂左書晉事是他國傳聞而竹書晉文則出自本國也嗚呼向若二書不出學者為古所惑則代成聾瞽無由覺悟也嗚呼已下二十四字王張諸本多作細書郭本作大書詳嗚呼字非注體起法姑從郭本

按此亦疑古之餘也贅尾數語尤為害理觀本傳其子彙嘗以汲冢諸書皆後人追修非當時正史特著

外傳以判之意亦不直其父說與○雜說中凡此類皆出成卷書之前蓋其平日觀書隨手籍記之所存也若已作疑古篇後豈復綴此耶唐人遺集無章類句迭見錯出不自割棄多似此

共伯名和 共和見稱謂篇竹書紀年厲王十二年王亡奔彘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攝行天子事二十六年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為王共伯和歸其國

鄭桓厲王子 按史記鄭世家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於鄭而史通之述紀年亦作厲王子則與舊典正同不得云乎刺矣今考竹書紀年宣王二十二年王

錫王子多父命居洛幽王二年晉文侯同王子多父伐鄫克之乃居鄭父之丘是為鄭桓公八年王錫司徒鄭伯多父命云云是紀年之書王子在宣王之年而名又不同封又在幽王世故劉氏與諸異聞連舉而以紀年之文為桓是宣子然則厲字之本作宣字無疑也

朱羆　内外傳黄能黄熊事已見書事篇今朱羆事云在晉春秋王訓故引瑣語云晉平公夢見赤羆而疾使問子産子産曰昔共工之御曰浮游既敗于顓頊自没于淮淵其色赤其狀羆祭顓頊共工則瘳公如其言而疾間　晉春秋則瑣語中篇名非二書也見卷首春秋家

史記　八條

夫編年叙事溷雜難辨紀傳成體區別異觀昔讀太史

公書每怪其所採多是周書（謂逸周書）國語世本戰國策之流（獨未見左氏內傳故云）近見皇家所撰晉史其所採亦多是短部小書省功易閱者若語林世說搜神記幽明錄之類（一作徒）是也如曹干兩氏紀孫檀二陽秋則皆不之取故其中所載美事遺略甚多（原注劉遺民曹纘皆於檀氏春秋有傳至於今晉書則了無名）其若以古方今（此處有脫字）當然（諸本并脫當然二字）則知（一有太字）史公亦同其失矣斯則遷之所錄甚為膚淺而班氏稱其勤者何哉（舊本此下連盍堅又云非是）

按或疑此為八條之序此中不應有序例也知幾服膺左氏内傳惜司馬之未見故首條及之○所云亦略見採撰篇

所採多小書按困學紀聞亦取此條之說而申之以晁子止之語曰晉史叢冗最甚又按唐書房喬傳亦云史官多文詠之士好採碎事競為齡體然則子元之言非無據也

曹干孫檀隋經籍志晉紀十卷晉前將軍諮議曹嘉之撰又晉紀二十三卷干寶撰訖愍帝又晉陽秋三十二卷訖哀帝孫盛撰又續晉陽秋二十卷宋永嘉太守檀道鸞撰

稱其勤司馬遷傳贊遷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已勤矣

孟堅又云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服一作伏其善叙事釋本條皆論叙事法起筆提醒豈時無英秀易為雄霸者乎不然何虗譽之甚也舊本此處分條非史記鄧通傳云文舊脫文字帝崩景帝立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書其事乎釋摘論叙事一。諸本此下分條又非又倉公傳稱其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詔脫一詔字召問其所長對曰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以下他文盡同上說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載其言言事雖殊委曲何

別釋摘論叙事又一絫遷之所述多有此類而劉揚服其善叙事也何哉釋應轉劉揚。一本此處連下條非

按此亦簡晦點煩餘論。凡章節離立各有定分即如此條所言皆屬叙事而首尾呼應復有劉揚句眼其為片段較然明白諸本此斷彼連當開反合皆所謂隙中觀鬬者也

向雄皆服司馬遷傳贊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叙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文帝崩景帝立佞幸鄧通傳文帝嘗病癰鄧通嘗爲帝唶吮之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唶癰唶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嘗爲帝唶吮之心慙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按此事連觀太子已心怨之文則知文帝崩三字可省

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採論語舊說至管晏列傳則不取其本書原注謂管子晏子也以爲時俗所有故不復更載也案論語行於講肆列於學官俗謫作宫重加編勒祇覺煩費如管晏者諸子雜家經史外事棄而不録實杜異聞夫以可除而不除宜取而不取以斯著述未覩厥義

按論語從何處節採劉子能見其大至史公之傳管晏論其軼事意固別有感也然以史法繩之畢竟劉言為正

列於學官北平評作史記時論語未嘗行於講肆列於學宮按漢書藝文志古論語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其總論云漢興有齊魯之學是則漢初師承講授固在壞宅發壁之前矣即以孔子世家驗之所採略具而如傳首伯夷篇亦屢述之可見其不絕於時也再按唐書薛放云漢時論語首列學官更當有據也

昔孔子力可翹關不以力稱何則大聖之德具美者衆

不可以一介標末此二字一作末事持為百行端首也至如達者七十分以四科而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無一之字下同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為傳獨以子貢居先掩惡揚善既忘此義成人之美不其闕如

按此段人多誤會細按之非惎儒林循吏之絀四賢乃嗤子長之以貨殖累端木也蓋為范白猗卓之閒闌及聖門弟子而發兩層文勢側注而先以德不稱

力比例引端意可知已○後閲王厚齋考史已得此解

孔子翹關列子説符孔子之勁能招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集韻招祁堯切音翹舉也

貨殖按史記貨殖列傳卷在六十九次當末篇亦意所羞稱也傳本范蠡居首子贛第二漢書因之

司馬遷自一無自字序傳云為太史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絏迺喟然而歎曰是子之罪也身虧不用矣自叙如此何其略哉夫云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絏者乍似同陵陷没以一作遂寘於刑又似為陵所間一作陷獲罪於國

遂令讀者難得而詳賴班固載其與任安書書中具述被刑所以儻無此録何以克明其事者乎

按子長以別簡白罪由懼史體之褻也子元即以報書攻自叙誡史筆之率也作書讀書各自不苟學者兩有所取法焉○七年而遭句若刋云七年而以訟

李陵獲罪則事由便明

與任安書　漢書遷本傳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云云　本傳皆採録史公自序特於傳末增此一篇故史通表出之

漢書載子長與任少卿書歴說自古述作皆因患而起末云不韋遷蜀世傳吕覽案吕氏之一少字修撰也廣招俊客比跡春陵此頂招客說下陵一作秋誤共集異聞擬書荀孟此句纔說成書思刋一字購以千金則當時宣布為日久矣豈以遷蜀之後方始傳乎且必以身既流移書方見重則又非闗作者本因發憤著書之義也而輙引以自喻豈其倫乎若要多舉故事成其博學何不云虞卿窮愁著書八篇而曰不韋遷蜀世傳吕覽斯葢識有不該思之未

畜耳

按從發憤著書得閒此條開宋人說部家言

不韋見六家春秋家

春陵謂春申信陵也班固西都賦節慕原嘗名亞春陵

虞卿亦見春秋家

昔春秋之時齊有夙沙衛者拒晉殿師郭最稱辱伐曾行嗌藏堅扶死此閹官一作宦史記漢書並作閹官見鄙其事尤著者也而太史公與任少卿書論自古刑餘之人為士君

子所賤者唯以彌子瑕為始何淺近之甚邪但夙沙出左氏傳漢代其書不行故子長不之見也夫博考前古而捨茲不載至於乘傳車探禹穴亦何為者哉

按此亦惜史公不見左傳之一證

郭最左襄十八晉伐齊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注奄人殿師所以為辱

臧堅左襄十七齊高厚圍臧紇於防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

魏世家太史公曰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徒曷益乎釋已上並魏世家贊語夫論成敗者固當以人事為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釋提四句起論蓋晉之獲也由夷吾之愎諫秦之滅也由胡亥之無遺周之季也由幽王之惑褒姒魯之逐也由稠父之違子家釋對敗而言歷舉敗家為例就舉例中先徵人事為言然則敗晉於韓狐突已志其兆亡秦者胡始皇久銘其說檿弧箕服彰於宣厲據傳在宣

王時之年徵褰與濡顯自文武舊作成之世惡名早著天孽難逃假使彼四君才若桓文德同湯武其若之何釋將氣數納入人事中苟推此理而言則亡國之君他皆做此安得於魏無譏舊衍責字者哉釋淣合魏贊夫國之將亡也若斯則其將興也亦然釋翻轉對徵蓋嬀後之為公子也其筮曰八世莫之與京畢氏之為大夫也其占曰萬名其後必大姬宗之在水滸也鸑鷟鳴於岐山劉姓之在中陽也蛟龍降於豐澤斯皆瑞表於先而福居其後釋徵與運則先徵氣數與前局順

逆相乖向若四君德不半古才不逮人終能坐登大寶自致寖極矣乎釋推人事為氣數主必如一有太字史公之議也則亦當以其命有必至理無可辭不復嗟其智能須其神武者矣夫推命而論興滅委運而忘褒貶以之垂誡不其一作其不惑乎釋至此折到魏贊自茲以後作者著述往往而然如魚豢魏略議舊脫議字虞世南帝王論或敘遼東公孫之敗原注魚豢魏略議曰當青龍景初之際有彗星出於箕而上徹是為掃除遼東而更置也苟其如此人不能違則德教不設而淫濫首施以取族滅殆天意也或述江左陳氏之亡原注虞世南帝王略

論曰永定元年有會稽人史溥爲揚州從事夢人著朱衣武冠自天而下手執金版有文字溥看之有丈曰陳氏五主三十四年諒知冥數不獨人事其理並以命而言可謂與子長同病者也釋末復引類作餘波

按不信禨祥是知幾識高處勝五行錯誤諸篇○諸雜說中當推此條爲最論既入理文復成章合作可誦

敗晉於韓左僖八晉侯改葬共太子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焉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伐有罪矣敝於韓又十三

晋荐饑秦輸粟于晋十四秦饑乞糴於晋晋人弗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弗聽十五秦伯伐晋晋侯卜右慶鄭吉弗使戰於韓原晋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

亡秦者胡 秦本紀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録圖書曰亡秦者胡也裴注鄭康成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為人名反備北胡

檿弧箕服 周宣王時童謡國語文也見書事篇叅述褒姒禍周事史記本紀亦載之其文畧同

徵褰與襦 昭二十五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謡有之謡見言語篇九月公伐季氏平子請以五乗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之自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君必悔之弗聽孟氏遂伐公徒公孫于齊次于陽州按文武之世史記作文成之世貫達

注魯文公成公也但二公非接世者宜以左傳爲正

嬀後莫京 莊二十二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敬仲爲卿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畢萬必大 閔元晉侯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水滸鸑鷟 詩大雅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外傳周語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

中陽蛟龍 漢高紀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父太公母劉媼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

魏略議魚豢魏略見題目篇其曰魏略議者猶史漢之論贊體也舊本無議字蓋脫文也按三國裴注亦有引魏略議之文

帝王論唐藝文志虞世南帝王略論五卷宋中興書目唐貞觀間太子中書舍人虞世南承詔撰起太昊訖隋凡帝王事迹皆略紀載假公子答問以攷訂云

諸漢史十條

漢書孝成紀贊曰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貌矣已上皆贊語又五行志曰成帝好微行選期門郎及私

奴客一作名十餘人皆白衣袒幘自稱富平侯家或乘小車御者在茵上或皆一作騎非駿出入遠至旁縣故谷永諫曰陛下晝夜在路獨與小人相隨亂服共坐溷淆無別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一作積有數年。已上皆志文見中上此三句参用疏語志内無

由斯而言則成帝魚服嫚游烏集作舊烏無度雖外飾威重而内肆輕薄人君之望不其缺如觀孟堅紀志所言前後自相矛盾者矣

按贊與志殊體有婉辭有實録固不相妨然當因是

有警焉臨朝所接異彼私奴色莊者流時聞隨行推之而讓千乘者勃谿於豆羹逃空谷者攖情於好爵皆其類也故君子慎之

魚服張衡東京賦白龍魚服見困豫且注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曰昔白龍化為魚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不化豫且不射君今棄萬乘之尊而從於民臣恐有豫且之患

烏集按國策有烏集烏飛之文而此處則用烏集為台荀悅漢紀成帝鴻嘉二年上好微行谷永言與小人晨夕相隨烏集醉飽吏民之家正指本事也

觀太史公之創表也於帝王則敘其子孫於公侯則紀

其年月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戢孴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於徑寸之内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於方尺作一寸之中雁行有叙使讀一行書字者閲文便覩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為快也釋此統言之也凡表皆然不如班氏之點史記獨人表為無當耳古今人表者唯以品藻賢愚激揚善惡為務爾既非國家遞襲禄位相承而亦複界重行狹書細字比於他表殆非其類歟蓋人列古今本殊表限必憖而不去則宜以志名篇始自上上終於下下並當明為標榜顯列科

條以種類為篇章持優劣為次第仍每於篇後云右一脫字若干品凡若干人亦猶地理志肇述京華末陳邊塞先列州郡後言戶口也釋所言體狀大似鍾嶸書品設言改為此格差勝然亦假立之辭

按古今人表之贅而為酌以志名例以地理就格言格云爾非質言也如前者載言一篇及書志篇人形方言等論拈死句者胥失之○節首表體一段與表歷篇異議彼按已論之

自漢已降作者多門雖新書已行而舊録仍在必校其事一有削字可得而言案劉氏初興書唯陸賈而已子長述楚漢之事專據此書譬夫行不由徑一作路字用出不由戶未之聞也然觀遷之所載往往與舊不同如酈生之初謁沛公高祖之長歌鴻鵠非唯文句有别遂乃事理皆殊釋已上言陸書本遷史所据然事語往往有不同者又韓王名信都而輙去都留信去都留信一作去都字一用使稱其名姓全與淮陰不别班氏一準太史曾無弛張一作書無更張靜言思之深所未了釋謂前

所云云從陸從馬皆可至韓王信都更不應承譌去都字也然所言郤非

按班之襲馬實多有太因仍者即如後條所論司馬遷傳可見已至韓王信云云乃子元誤非孟堅誤也後注辯之

由徑由戶 列子說符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徑字作路字解

酈生初謁 按史記本傳初叙沛公略地陳留郊及酈生先屬沛公騎士語次叙沛公召生入謁据牀跣足生長揖激沛公語次叙沛公罵生豎儒生責沛公倨見長者語次乃叙沛公輟洗攝衣延坐事至卷末朱建附傳之後復取陸賈所叙酈生入謁事幷載之與前文迥別同事異詞即於一卷中見之

歌鴻鵠留侯世家上欲易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上有不能致者四人太子請以為客從入朝上乃大驚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柰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容齋三筆陸賈書當時事多與史不合師古屢辯之楚漢春秋今不復見按本條辯語闕

韓王信舊注歸雲集漢書功臣表留侯張良以韓申都下韓師古注韓申都即韓王信也楚漢春秋作信都古文信申通用劉攽云韓申都即韓申徒也張良傳云以韓司徒下韓數城史記作申徒者司徒之聲轉也申都者又申徒之聲轉也良下韓時乃韓王成非韓王信師古注誤按師古一誤沿及史通然攽言亦欠了了詳史漢留侯世家傳韓王信傳功臣侯表或作韓申徒或作韓司徒或作韓申都字雖

轉實一官乃項梁授張良之官與兩韓王無干也諸人迷本而盲猜其失直鈞再韓王信當時直為韓信貫誼云淮陰侯王楚韓信王韓文且疊見舉封舉名轉用之此切據也滕灌傳可推而概已又按史記凡其人以官封著者即以其所著名篇如蕭相國留侯絳侯之屬皆是此在藏山之書原無不可班氏奉詔勒為國史既皆以名書而萬石君題獨留口號亦失撿也至若郊祀之襲封禪司馬遷貨殖等傳之悉仍舊文更非體矣

司馬遷之叙傳也始自初生及乎行歷事無巨細莫不備陳可謂審矣而竟不書其字者豈墨生所謂大忘有一字也者乎而班固仍其本傳了無損益此又韓子所以致

守株之說也如固之為遷傳也其初(一脫初字)宜云遷字子長馮翊陽夏人其序曰云云至於事終則言其自叙如此(此句傳後本有之因論銓叙全法故兼及之)著述之體不當如是耶(一本連下馬卿條)

此條與下二條可分為三可合為一

大忘(墨生前已有此語鬻子文王問于鬻子敢問人有大忘乎)

馬卿為自叙傳具在其集中子長因録斯篇即為列傳班氏仍舊曾無改奪(一作作)尋(一無尋字)固於馬揚傳末皆云

遷雄之自序如此至於相如篇下獨無此言蓋止憑太史之書未見文園之集故使言無畫一其例不純

按合兩條其序曰其自叙如此觀之可得纂狀為文之體盧陵碑版多用之○困學紀聞云史通云相如以自叙為傳今攷之本傳未見其為自叙意者相如集載本傳如賈誼新書末篇鄭伯厚似未見此節而云然

馬卿自叙更可取隋劉炫語恭之見序傳篇注

文園相如本傳相如從上還過宜春宮奏賦以哀二世行失其辭云云拜為孝文園令

漢書東方朔傳委瑣一作曲煩碎不類諸篇且不述其亡歿歲時及子孫繼嗣正與司馬相如一脫此四字司馬遷揚雄傳相類尋其傳體必曼倩之自叙也但班氏脫略脫略者謂脫去其自叙如此一句故世莫之知

按東方傳之為自叙更無考序傳篇亦未之及○北平本譏脫略亡歿等語以為見小不考洞冥記者隐亦失考矣雜述篇云郭子橫之洞冥全構虛詞用驚

愚俗其言侃侃顧意其為未見而小之邪史通凡王喬左慈輩皆斥其不經洞冥荒誕之尤者也紫海丹漿大雅不道夏侯孝若序東方像贊曰談者以先生神交造化靈為星辰此又奇怪怳惚不可備論者也

蓋昔人掃棄久矣

蘇子卿父建行事甚寡韋玄成父賢舊誤作孟德業稍多漢書編蘇氏之傳則先以蘇建標名列韋相之篇疑唐本漢書以玄成名篇則不以韋賢誤孟冠首並其失也

按此條所論論篇題也蘇建子武韋賢子玄成並父子同傳而父之事簡子之事煩二事亦同如此則宜一例標題矣今乃蘇傳以建名篇韋傳則以玄成名篇傳同例異故為此論○或笑之曰子未見漢書耶漢書明是韋賢傳子何據而言若是曰據史通是節也節之文曰蘇傳以建標名韋篇不以賢冠首故知題是玄成也古人詩集文集篇題一本作其一本作其者不可悉數史傳何獨無之唐代未行版本隨手

竄録流傳各異子元適見是本耳曰是則然矣其不曰父賢而曰父孟有說乎曰誤耳自孟至賢五世故曰其先韋孟家子元非懵豈未見之此又後人塗竄之咎也

蘇建 按本傳蘇建杜陵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云云傳止八十三字故曰行事甚寡

韋賢 按本傳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賢為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為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云云宣帝即位賢以與謀議安宗廟賜關內侯食邑云云傳凡一

百七十八字故曰德業稍多至其述孟之文止是傳前原世系之體附見字行不過二十字而已安得云稍多乎至所列二詩則又附中之附也孟字之誤無疑矣

班固稱項羽賊弑一作義帝自取天亡又云于公髙門以待封嚴母掃地以待喪如固斯言則深信夫天怨神怒福善禍淫者矣至於其賦幽通也復以天命久定非人理一少理字所移故善惡無徵報施多爽斯則同理異說前後自相矛盾者焉

按此與孝成帝一條相似然讃是史論賦祗言懷固

非一概

于公高門于定國傳定國字曼倩謚安侯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子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嚴母掃地酷吏嚴延年傳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良久乃見之因數責延年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按荀紀于嚴二句本時人語

賦幽通漢書叙傳固弱冠而孤作幽通賦以致命遂志注陳吉凶性命遂明已之志

或問張輔著班馬優劣論云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

固叙二百年事八十萬言是固不如遷也斯言為是乎答曰不然也案太史公書上起黄帝下盡宗周年代雖存事跡殊略至於戰國已下始有可觀然遷雖叙三千年事其間詳備者唯漢興七十餘載而已其省也則如彼其煩也則如此求諸折中未見其宜班氏漢書全取史記仍去其日者倉公等傳以為其事煩蕪不足編次故也若使馬遷舊作遷固後人因易地句竄易耳反使上下不相顧易地而處撰成漢書將恐多言費辭有踰班氏恐當作史安得以此而定

其優劣邪

按此即内篇煩省之説而其下語則煩省篇較平允以此見雜説諸條非一時所作亦非作正書了纔作雜説隨觸隨書或先或後故異時所見有合有離觀者平心循理而進退之則得矣○此條合馬班言之故附分論史漢之後

張輔字世偉見鑒識煩省二篇

漢書斷章事終新室如叔皮存歿時入中興而輙引與

前書共編者蓋序傳之恒或作常例者耳釋言在班氏書述之則是荀悅既删略班史勒成漢紀而彪論王命列在末篇釋在荀氏紀越收之則非夫以規諷隗囂翼戴光武忽以東都之事擢居西漢之中必如是則賓戲幽通亦宜同載者矣

按兩漢之交凡所論著為新莽作者前紀收之可也為隗囂作即與先漢不相及矣若叙傳家追稱厥考則雖事鬮來代而鉅製必登論譔先美禮所尚也此種鉤畫明晰締當珥筆者其知所取衷哉○此乃糾

荀悅漢紀也觀已上二條知前所標漢諸史三字渾成該舉委是原文至其下所記條數决非初數耳

彪論列末篇 荀悅漢紀第三十卷之末云王莽既敗天下雲擾隗囂據隴擁衆收集英雄班彪在隗囂彪即成帝婕妤之弟之稚子也囂問彪曰往者周亡天下分裂縱横之事復起於今日乎將秉運迭興在于一人也願先生論之論曰云云囂曰愚人習識劉氏而謂漢家重興疏矣彪感其論又閔禍患之不息乃著王命論以救時難

賓戲幽通 按漢書叙傳叙父彪載王命論固自叙載答賓戲幽通賦二篇此二篇荀紀不收故借結之

史通通釋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通通釋卷十七八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卲

謄録監生臣蕭　華

史通通釋卷十七

無錫浦起龍撰

外篇

雜說中　第七〇十六條

諸晉史　六條〇舊作七條非

東晉之史作者多門何氏中興實居其最而為晉學者曾未之知倘湮滅不行良可惜也王檀著書一作者是晉史之尤劣者方諸前代其陸賈褚先生之比歟道鸞不

揆淺才好出奇語所謂欲益反損求妍更媸者矣

按正史篇云貞觀中詔以晉史十八家未能盡善更加纂錄為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晉史者棄其舊本焉吁自唐初一棄遂絕於今洵不能無湮滅可惜之歎後何從覩其優劣耶評者謂王海言法盛書竊之郗紹譏子元未考夫何果竊而書果善固無傷於居最一語也不亦所砭非所病耶况其事本見南史不待王海南史徐廣傳曰郗紹作晉中興書以示法盛法盛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

宜以為患紹不與書在齋内後法感詰紹紹不在直入竊之紹無兼本世遂行何書輇才喜責

弄偏納敗缺也

臧氏晉書稱苻堅之竊號也雖疆宇狹於石虎至於人物則過之案後石之時原注田融趙史謂勒為前石虎為後石也張據瓜涼李專巴蜀自遼而左人一作氏屬慕容涉漢舊皆譌一作沙漠而譌一作西南地歸司馬逮於苻氏則兼而有之禹貢九州實得其八而言地劣於趙是何言歟夫識事未精而輕為著述此其不以量也張勔隋志作緬抄撮晉史不求異同而備

揭（一譌作被褐）此言不從沙汰罪又甚矣

按藏史謂苻堅狹於後石其言實跡而劉之所鄙尤在張勔也○晩明版行諸書傳刻鹵莽讀者觸處膠牙止如此條曰自遼而左氏屬慕容氏字當由民字之譌唐諱民爲人亦有信手忘諱者因民作氏豈復成語又曰沙漠西南地歸司馬自晉之東懸隔朔野逾二千里沙漠二字適從何來細推所自步脫止而成沙漠緣沙而轉漠離而益遠遂失其宗人苟稍涉

史書宜皆刺眼自來評者於此類曾莫之省方且撏撦冷僻逞詭臆而衒多知不疑其所當疑而強辯其所不必辯載籍極博文章無口書之受誣獨史通哉

涼蜀遼漢苻氏兼之叢書前涼録張天錫十三年苻堅遣苟萇來伐天錫拒戰赤岸為秦所敗面縛降秦涼亡又前秦録甘露十二年涼州平以梁熙持節鎮姑臧按此苻氏之兼瓜涼也而後石時則張重華據之又蜀録李特起兵至勢降晉晉書載記苻堅以王猛為中書令風化大行仇池氐楊世以地降於堅是歲有赤星見於西南於占明年當平蜀堅命秦梁容嚴兵備晉梁州刺史楊亮退守磐險堅遣王統朱彤寇蜀毛當徐成率步騎入自劍閣楊安進據梓潼當遂陷益州於是邛筰夜郎等皆

歸之堅以安為益州牧鎮成都按此苻氏之兼巴蜀也而石氏則未能有蜀叢書前燕録慕容廆世居遼左廆子皝遷都龍城號新宫曰和龍皝子儁取鄴自薊遷鄴儁子暐十一年秦来伐拔鄴城徙暐并諸鮮卑四萬戸於長安又前秦録堅入鄴宫閲其圖籍凡郡百五十七縣千五百七十九以王猛為冀州牧鎮鄴按此苻氏之兼遼左也而石虎時慕容方興虎嘗兵挫遼西棄甲而遁晉載記堅遣其尚書令丕率慕容暐等寇襄陽揚安將樊鄧之衆為前鋒石越出魯陽闗慕容垂姚萇出南鄉茍池王顒從武當繼進大會漢陽師次沔北遣池越當屯江陵太元四年苻丕陷襄陽堅以其中壘梁成都督荆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配兵一萬鎮襄陽按此苻氏之兼漢南也而石氏雖累寇襄陽卒未得志

張勔隋經籍志晉書鈔三十卷梁豫章内史張緬撰按緬史通作勔或當時二字通寫也

夫學未該博鑒非詳正凡所脩撰多聚異聞（一作門）其為踳駮難以覺悟案應劭風俗通載楚有葉君祠即葉公諸梁廟也而俗云孝明帝時有河東王喬為葉令嘗飛鳧入朝及干寶搜神記乃隱應氏所通（一作遺）而收（舊有其字）流俗怪說（釋此原飛鳧事所始然怪則怪矣節意則謂載在搜神書非正史猶之可也）又劉敬叔異苑稱晉武庫失火漢高祖斬蛇劒穿屋而飛其言不經（誤故）致梁武帝令殷芸編諸小說及蕭方等撰三十國史乃刊為正言（釋此原劒飛事所始然節意謂小說不經猶可撰為正言則非然）

三十國史猶非正體國史也○已下揭出正史立說既而宋求漢事旁取令升之書原注謂范曄後漢書唐徵晉語近憑方等之録原注謂皇家撰晉書編簡一定膠漆不移釋節意所嚴在此正史故令俗之學者說鳧履登朝則云舊書舊記釋不復言搜神記更何問風俗通矣談蛇劍穿屋必曰晉典明文釋不復言三十國春秋更何問異苑矣遮一誤作遮一作摭彼虛詞成茲實録語曰三人成市虎斯言其得之者一無者字予釋小說之遷流延及正史如此故作史貴識也

按志怪奚必去諧撰史自宜識大語有軒輊意有隄

防非災非祥靡勸靡戒必嚴諸此而後史之為體尊而其為用鉅閒嘗取後史驗之遇此等事多放活句子元教之歟○搜神異苑收之雜述之篇存小說也史而掇取則猥江壁門樞褭以可稱之語徵異兆也事無關係則譏不合全書系互不知出語持平○可作事始書觀可作注書家法

殷芸小說梁書本傳殷芸字灌蔬不妄交遊博洽羣書隋經籍志小說十卷梁武帝敕司徒左長史殷芸撰陳氏書錄邯鄲書目云或題劉餗撰非也此書首題秦漢魏晉宋諸帝注云殷芸撰非劉餗

明矣故其叙事止宋初蓋於諸史傳記中抄集或稱商芸者宣祖廟未祧時避諱也按劉餗即知幾子也

徵之此條或題之非吏不待辯矣

蕭方等

困學紀聞蕭方等為三十國春秋以晉為主附列劉淵以下二十九國通鑑晉元興三年引方等論綱目但云蕭方誤削等字按梁書忠壯世子方等字實相世祖長子也貞惠世子方諸字智相世祖第二子也愍懷太子方矩字德規世祖第四子也方乃帝弟二名之共字也世祖謂元帝唐宋藝文志亦誤削等字又按隋經籍志作蕭萬等則又譌方為万再誤万為萬考覈之學良未易言

市虎

韓非內儲說龐恭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不信二人言王不信三人言王信之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三人言而成市虎願王察之

馬遷持論稱堯世（一誤作舜）無許由應劭著錄云漢代無王喬其言讜矣至士安撰高士傳具說箕山之跡令升作搜神深信葉縣之靈此並向聲背實捨真從偽知而故為罪之甚者（北平本此處截條非本條蓋論晉書前特引端之詞非泛論雜家也）近者（一無者字）宋臨川王義慶著世說新語上敘兩漢三國及晉中朝江左事劉峻注釋摘其瑕疵偽跡昭然理難文飾而皇家撰晉史多取此書遂採康王之妄言違孝標之正說以此書事奚其厚顏

摠與上條同指○許由之事史公亦非遽以為無特設為疑詞借其人挑起夷齊之見稱耳愚又疑莊列寓言人名有無顧勿深考若家語所稱少正卯謂其言行僞僻七日受誅然究無亂政實事更未聞請命行刑曾聖人而為是急切專輒之舉予亦鄙心之所不安也左傳國語皆無其人再詳此條葢由新晉書採用世說而發義慶之書孝標之摘正如松之之於陳志何去何從亦未可執愚意史氏之文有傳聞異說者主其

所共宗無廢其所別見疑以傳疑乃成信史明惠帝實焚而世傳行遁今史以史家為徵信仍以遜國為傳疑可以質鬼神俟百世矣

漢呂后以婦人稱制事同王者班氏次其年月雖與一譌以諸帝同編而記其事跡實與后妃齊貫皇家諸學士撰晉書首發凡例原注序例一卷晉書之首故云首發凡例而云班漢皇后除王呂之外不為作傳並編敘行事寄出外戚篇按凡例語止此此下疑有闕文所不載者唯元后字政君耳按今漢書外戚傳後別列元后傳此

云不載殊貴解若云元后事不載外戚篇則正與呂氏同例矣又與下句牴牾安得輒引呂氏以為例乎葢由讀書不精識事多闕徒以本紀標目以編高后之年遂疑外戚裁篇輒敘娥姁呂后字之事此四句文義亦不可曉其為率略不亦甚邪

按此條之駁晉史駁凡例也但文內似多脱譌存而不論

楊王孫布囊盛尸一作屍祼身而葬伊籍對吳以一拜一起未足為勞求兩賢之身各有此一事而已而漢書蜀

志爲其立傳前哲致譏議一作言之詳矣然楊能反經合義雖其事反葬禮之經而其言合達人之義足矯奢葬之愆伊以敏辭辯對可免使乎之辱列諸篇第猶有可取釋此上是引端近者皇家撰晉書著劉伶畢卓傳其叙事也直載其嗜酒沈湎悖禮亂德若斯而已爲傳如此復何所取者哉原注舊晉史本無劉畢傳皇家新撰以補前史所闕○一本失此注釋所糾在此譏蕩也

按合前所論捜神異苑世說及此條劉畢傳觀之刋除誕放約勒編摩皆華士所畏惡者故史通往往召

謗○論者認得劉公是尊嚴國史使自意平談苑說鈐之流原非其所禁絶也

揚王孫本傳學黃老之術欲臝葬曰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廼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鬲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

伊籍本傳籍字機伯隨先主入益州遣使於吳孫權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即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籍之機捷類皆如此權甚異之

劉伶本傳伶字伯倫放情肆志與阮籍嵇康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插隨

之曰死便埋我嘗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泣諫伶曰吾不能自禁當祝鬼神自誓耳可便具酒肉妻從之伶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兒之言切不可聽仍飲酒御肉塊然復醉

畢卓 本傳卓字茂世為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餘文已見書事篇

宋略 一條

裴幾原子野刪略宋史定為二十篇芟煩一作繁撮要實有其力釋首提略字其意以為略則煩文宜省而所録文章頗傷蕪穢如文帝除徐一作師非傅官詔顏延年元后良冊文顏峻史作竣討

二凶擻孝武擬李夫人賦裴松之上注俗本注字作三字非國志表孔希先罪許曜史作耀詞凡此諸文是尤不宜載者釋揭六項作論案何則羡亮威權震主負芒猜忌將欲取之必先與之既而罪名具列刑書是正則先所降詔本非實録而乃先後雙載坐令矛盾兩傷一論斷夫國之不造史有哀冊或作策自晉宋已還多載於起居注詞皆虛飾義不足觀必以略言之故宜去也二論斷昔漢王數項羽袁公檄曹若不具録其文難以暴揚其過至於二凶為惡不言

可知無俟檄數一作書始明罪狀必刊諸國史豈益一作宜非異同論斷三孝武作賦悼亡鍾心內寵情在兒女語非軍國論斷四松之所論者其事甚末一作下兼復文理非工論斷五熙先構逆懷奸矯言欺衆且所爲藁草一作草藁本末宣行論斷六釋分論至此畢斯並同在編次不加銓一作詮擇豈非蕪濫者邪釋似此不得以略名矣向若除此數文別無他說則宋年美事遺略蓋寡何乃應取而不取宜除而不除乎但近代國史通多此累有同自鄶無足致譏若裴氏者一作有

是字衆作之中所可與言史者故偏舉其事以申掎摭云

按此條須理會晧字正名國史何妨詳載子野書既以略名而具列蕪篇則名實不相副矣與載言載文兩篇意皆各出○于元歷詆三國裴注為其知博而不知約也裴注徵書甚富而擇言不精富則驚博者尚之如踈寮稱劉孝標注世説引晉氏一朝記載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正史外亦是此意不精則識大者病之如朱子論李延壽南北史除司馬公通鑑所

取其餘只是一部好看的小說亦是此意

除徐傳官詔 徐羨之傳宋文高祖踐阼進號將軍加散騎常侍封南昌縣公少帝失德羨之等廢之還於吳郡遂加害太祖即位進司徒改封南平郡公傅亮傳字季友宋國初建從還壽陽高祖有受禪意亮悟旨曰臣暫宜還都至都即徵高祖入輔至於受命進尚書僕射中書令少帝廢亮至江陵迎太祖既至太祖問少帝薨廢本末悲號嗚咽亮於是布腹心於到彥之等深自結納太祖登阼加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進爵始興郡公按太祖即文帝也其二人除官詔沈書不載元嘉三年二人皆受誅

元后哀冊 后妃傳文帝袁皇后諱齊嬀左光祿大夫敬公湛之庶女也生子劭上待后恩禮甚篤後潘淑妃愛傾後宮因稱疾不復見上元嘉十七年疾篤上執手流涕因引被覆面崩上甚悼痛詔前

永嘉太守顔延之為袁策文
甚麗云云按延之字延年

討二凶檄　二凶本傳元凶劭文帝長子也有女巫嚴道育自言通靈劭姊東陽公主白上託言善蠶召入劭與始興王濬敬事之號曰天師遂為巫蠱上後知驚惋須檢覈劭賜濬死以語濬母潘淑妃妃以告濬濬報劭劭詐上詔入宮行弑世祖及南譙王義宣隨王誕舉義兵檄京邑云云又顔竣傳父光祿大夫延之竣為世祖撫軍主簿世祖鎮潯陽還記室參軍世祖入討任總內外并造檄書南史延之為劭光祿大夫劭以檄文示延之曰此筆誰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劭曰何乃至爾曰竣尚不顧老臣何能為陛下

擬李夫人賦　孝武十四王傳始平王子鸞母殷淑儀寵子鸞愛冠諸子丁母憂追進淑儀為貴妃班亞皇后謚曰宣痛愛不已擬漢李夫人賦曰朕以亡事棄日閱覽前王詞苑見李夫人賦悽其有

懷因感而會焉云云

注國志表

見補注篇

罪許曜詞

事附范曄傳孔熙先有縱橫才志又默之下廷尉彭城王義康保持之得免義康被黜熙先密懷報効素善天文云太祖必以非道晏駕江州應出天子以為義康當之有法靜尼出入義康家熙先善胗脉法靜尼妹夫許耀領隊在臺宿衛殿省嘗病熙先為合湯一劑耀疾即損因成周旋熙先以耀膽幹因告逆謀耀許為內應熙先使曄作義康書與徐湛之宣示同黨湛之封上凡所連及並伏誅

按罪許詞沈書亦不載又按裴略不可得見而以全史較之所收浮文反簡於裴故史通云爾

後魏書

二條

宋書載佛貍之入寇也其間勝負蓋皆實録焉魏史所書（原注謂魏收所撰者）則全出沈本釋（所書用師宋實不競則收書仍之）如事有可恥者則加減隨意依違飾（一作罕非）言至如劉氏獻女請和太武以師（此二字一作求字非）婚不許此言尤可怪也釋（揭出魏書飾言）何者江左皇族水鄉庶姓若司馬劉蕭韓王或出於亡命或起自俘囚一詣桑乾皆成禁臠此皆魏史自述非他國所傳釋（南士北奔多為北婿據此以折拒婚之飾誇也）然則北之重南其禮如此安有黃旗之主親屈已以求婚而白登之

陳反懷一作乃致疑而不納其言河漢不亦甚哉釋駁拒婚止此

覬休文宋典誠曰不工必比伯起魏書更為良史而收每云我視沈約正如奴耳原注出闕東風俗傳。一本失此注此可謂飾嫫姆而誇西施持魚目而笑明月者也釋紌以收書旁於沈書作東筆

按劉氏凡涉魏書只是一味斥誇

佛貍入冠宋書索虜傳魏元明帝子燾字佛貍自卒大衆渡河曰自頃歲戍民阜當東巡吳會以盡游豫臨滄海探禹穴陟姑蘇之臺捜長洲之苑燾自彭城南出盱眙至瓜步伐蒹葦造簞筏聲欲渡

江遣使餉太祖駱駝名馬求和請婚上遣奉朝請田奇餉以珍味𤴓以手指天而以孫兒示奇曰至此非唯為功名實是貪結姻援若能酬酢自今不復相犯秋毫又求嫁女於世祖魏書島夷劉氏傳車駕登瓜步伐葦結筏示欲渡江義隆大懼欲走建業士女咸荷擔而立義隆遣黃延年朝於行宮獻百牢并請和求進女於皇孫世祖以師婚非禮許和而不許婚按宋云燾即魏世祖太武帝也魏云義隆即宋太祖文帝也

司馬劉蕭韓王

魏書司馬楚之晉宣帝弟馗之八世孫劉裕誅夷司馬戚屬亡於汝潁之間奚斤略地河南楚之請降後尚諸王女河内公主生子金龍又劉昶義隆第九子也子業立婚狂肆㬥妻母妻携妾作丈夫服間行來降尚武邑公主歲餘主婚更尚建興長公主又蕭寶夤蕭鸞第六子寶卷

母弟也蕭衍克建業殺其兄弟其家穿牆夜出寶夤具小船著烏巾襦潛赴江畔躡屩徒步脚無全皮至壽春戍主推檢知實至京師世宗禮之尋尚南陽長公主賜帛一千四并給禮具又韓延之司馬德宗平西府録事參軍太常二年與司馬文思來入國延之前妻羅氏生子措隨入國又以淮南王女妻之生道生又王慧龍司馬德宗僕射愉之孫散騎緝之子也劉裕微時愉不為禮及得志愉家見誅慧龍為沙門僧彬所匿太常二年歸國崔浩弟恬以女妻之浩既見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齇鼻江東謂之齇王慧龍鼻大真貴種矣按慧龍非婚於魏宗借用

桑乾 宋書索虜傳索頭託跋開字涉珪王有中州自稱曰魏號年天賜治代郡桑乾縣之平城

禁臠 晉謝安傳安孫混字叔源少有美譽孝武帝求為晉陵公主婿未幾帝崩袁崧欲以女妻之王

珣曰卿莫近禁臠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㹠以為珍膳項上一臠尤美輒以薦帝呼為禁臠故珣因以為戲混竟尚主

黃旗吳志權傳注曰吳書曰先哲秘論紫蓋黃旗運在東南按語本江表傳又魏書李平傳平子諧為聘使至石頭梁主客郎范胥當接胥曰金陵王氣兆於先代黃旗紫蓋本出東南

白登漢匈奴傳冒頓圍高帝於白登注白登在平城東南按平城地在桑乾即元魏所都也

近者沈約晉書喜造奇說稱元帝牛金之子以應牛繼馬後之徵鄴中學者王劭宋孝王言之詳矣而魏收深嫉南國幸書其短著司馬叡傳遂具録休文所言釋此上

糾魏收　又崔浩諂事狄君曲爲邪説稱拓跋之祖本李陵之胄當時衆議抵一作相誤斥事遂不行或有竊其書以渡江者沈約撰宋書索虜傳仍傳伯淵所述釋此上糾沈約凡此諸妄其流甚多儻無迹可尋則真僞難辨者矣

按此段雖繫在説魏之條其實魏沈並舉劉氏深斥史家淆訛傳會之習愚甚韙之○此與上條之説前者因習言語叙事曲筆諸篇累累言之矣此復贅言之故知雜説諸條多半是前書底本非後來繼作也

觀開章第一篇便云自古編述文籍外篇言之備矣可驗外篇非定在內篇後也

牛繼馬後 魏書僭晉司馬叡字景文晉將牛金子也初琅邪王覲妃譙國夏侯氏字銅環與金姦通生叡因冒姓司馬按王宋辯語無可考舊唐書元行冲傳魏明帝時河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後之象魏收以晉元帝是牛氏子冒姓司馬以應石文行冲推尋事跡以昭成帝名犍繼晉受命考校謠讖著論以明之按行冲故拓跋之後自張祖統其言亦未必得實但夏侯醜語牛後謿言通鑑綱目皆屏不録是知大雅正人操觚簒卷著固無取乎黯黕罔據之談也

拓拔之祖 宋書索頭虜姓託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陵降匈奴有數百千種各立名號索頭

亦其一也（又見序傳篇）

北齊諸史（三條　諸一作書誤不專論百藥書故曰諸史）

王劭國史至於論戰爭述紛擾賈其餘勇彌見所長至如敘文宣逼孝靖以受魏禪二王（當作常山）殺楊燕以廢乾明雖左氏載李氏逐昭公秦伯納重耳欒盈起於曲沃楚靈敗於乾谿殆可連類也又敘高祖破宇文於邙（一譌印一譌邛史作芒）山周武自晉陽而平鄴雖左氏書城濮之役鄢陵之戰齊敗於鞍（傳作鞌）吳師入郢亦不是過也

按知幾稱君懋書不一而足恨不得見矣此所論載四事非止述事乃論文也事最鉅而文亦最詳練令覯二李令狐所撰次大率皆藉為藍本故引注宜稍盡其曲折不得與他處節見事略者同例

文宣逼魏禪北史帝從容沈雅有孝文風渤海王高澄以崔季舒為中書黄門侍郎令監察動静澄與季舒書曰癡人復何似癡勢小差未及將禪位於文宣襄城王昶等入奏事昭陽殿昶曰五行遞運有始有終願陛下則堯禪舜帝便斂容荅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遜避帝下御座步就東廊口詠范蔚宗後漢書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所司奏請發帝曰古人念遺簪敝履與六宮

別可嬪趙國李氏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皇后已下皆哭及出雲龍門王公百寮衣冠拜辭帝曰今日不減常道鄉公漢獻帝衆皆悲愴

常山廢乾明 北史文宣天保十年紀云初帝改年天保有識者曰天保為一大人只十其不過十乎又曾問太山道士得幾年為天子曰得三十年後帝謂李后曰十年十月十日得非三十也人生有死但憐正道幼人將奪之耳廢帝乾明元年紀云正月常山王演矯詔誅尚書令楊愔尚書右僕射燕子獻等八月以太皇太后令廢帝為濟南王以常山王演入纂大統初文宣命邢卲制帝名殷字正道從而尤之殷家弟及正字一止吾身後兒不得也因謂昭帝曰奪時但奪慎勿殺也孝昭紀云帝與濟南約不相害及鄴乃密殺之後有見文宣從楊燕等西行言復讐帝在晉陽亦見焉乃講武以厭之有兎驚馬

帝墜而絶朕太后問濟南曰殺去邪死其宜矣

季逐昭公昭二十五事見上卷

秦納重耳僖二十四秦穆公納之

欒盈起襄二十三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午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欒盈率以入絳

乾谿昭十二雨雪楚子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右尹子革夕誦祈招之詩王不自克以及於難

高祖破邙山北史武定元年二月北豫州刺史高慎據武牢西叛三月周文率衆援高慎神

武大敗之於芒山明日復戰西師盡銳來攻神武失馬赫連陽順下馬授神武蒼頭馮文洛扶上俱走從步騎六七人追騎至親信都尉興慶曰王怯矣興慶腰百箭足殺百人神武曰事濟以爾為懷州若死用爾子興慶曰兒小願用兄許之興慶鬭矢盡而死西魏賀拔勝以十三騎逐神武劉洪徽射中其二勝槊將中神武段孝先横射勝馬殪遂免豫洛二州平神武使劉豐狥地至恒農而還按芒山即北邙也張載七哀作北邙

周武平鄴

北史周武帝建德五年冬十一月帝發京師十二月次晉州置陣東西二十餘里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陣所至輒呼主帥姓名慰勉之將戰所司請換馬帝曰朕乘良馬何之齊人塡塹南引帝勒諸軍擊之齊主與數十騎走并州帝率諸軍追齊主諸將請還師帝曰卿等若疑朕將獨往麾軍直

進次并州齊主走鄴六年春正月傳位于其太子恒改年承光帝至鄴率諸軍奮擊遂平齊齊主走青州遣大將軍尉遲勤追之二月以齊主至帝降自阼階見以賓主禮按劭本齊人此事叙齊後主當更有致語被削必多

城濮鄢陵城濮之戰在僖二十八鄢陵之戰在成十七春秋晉楚三大戰之二也

敗于鞌成二晉郤克師陳于鞌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

吳入郢事在定四略見上卷按條內援左為況先後凡八事皆大篇也事熟故但舉年從略

或問曰王劭齊志多記當時鄙言為是乎為非乎對曰古往今來名目各異區分壤隔稱謂不同所以晉楚方

言齊魯俗語六經諸子載之多矣釋首原古俗方言經籍並載自漢已降風俗屢遷求諸史籍差覩其事或君臣之目施諸朋友或尊官之稱屬諸君父曲相崇敬標以處士王孫輕加侮辱號以僕夫恐作役夫為允舍長亦有荊楚訓多為夥廬江目橋為圯南呼北人曰傖西謂東胡曰虜渠們底箇江左彼此之辭乃若君卿中朝汝我當作爾汝之義斯並因地而變隨時而革布在方冊無假推尋足以知甿俗之有殊驗土風之不類釋次言近古史籍亦載俗稱然自二京失守

四夷稱制夷夏相雜音句尤媸而彥鸞伯起務存隱諱舊注謂長為藏蓋為姚萇諱按偏舉諱名與本義無涉非原注也重規德棻志在文飾遂使中國數百年內其俗無得而言釋自晉失中原國音迭變而史氏鄙而諱之失其真矣蓋語曰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沈又曰一物不知君子所恥是則時無遠近事無巨細必籍通藉多聞以成博識釋數語呼起劭志自居瑣細言有分寸如今之一無之字所謂者若中州名漢關右稱羌易臣以奴呼母云姊主上有大家之號師人致兒郎之說六句皆言現在俗傳口語凡如此例其流甚

多必尋其本源莫詳所出閱諸齊志王劭作則了然可知由斯而言劭之所録其為弘益一作益彌多矣足以開後進之蒙蔽廣來者之耳目儆君懋吾幾面墻於近事矣而子奈何妄加譏誚者哉釋唯王劭能存質語特深許之

按知幾論史黜飾崇真偏於里音不惜紙費可云有質癖矣

處士王孫後漢禰衡傳衡為江夏太守黃祖作書記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正得祖意

楚辭招隱士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漢韓信傳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注蘇林曰王孫如言

公子也

僕夫舍長　左襄四虞人之箴曰獸臣司原敢告僕夫文元楚世子商臣享江芈而勿敬江芈怒曰呼役夫　史記扁鵲傳扁鵲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注守客館之司故云舍長也

多為夥　史記陳涉世家涉既王故人入見曰夥頤涉之為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

橋為圯　史記留侯世家良嘗間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注徐廣曰圯橋也東楚謂之圯音怡

南呼北傖　晉書周玘傳殺我者諸傖子宋書索虜傳傖人謂換易為博世説雅量褚公乘估客船投錢唐亭住時縣令當送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令問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昨一傖父來寄亭中有尊貴客權移之

按所指皆北人也

西謂東虜　史記高祖紀項羽伏弩射中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又婁敬傳敬諫伐匈奴上罵曰齊虜以口舌得官後漢書光武擊尤來大槍反為所敗笑曰幾為虜嗤北史僭燕傳關中謠曰太歲南行當復虜虜西人呼徒河為白虜按所指皆東人也

渠們底箇　郭注漢書云渠有其子乎　集韻們莫奔切今填詞家言俺們我們　郭注隋唐嘉話崔湜為中書令張嘉貞為舍人湜輕之常呼為張底　楊子法言箇枚也儀禮士个注今俗名枚曰個左昭三二惠競爽又弱一个焉南史王鎮之傳若遣一個有以相存　按渠們底箇並可兩字連說渠們猶言他們底箇猶言那箇

乃若君卿　祭統衛孔悝之鼎銘曰若纂乃考服鄭注若乃猶汝也按乃亦作迺張良傳豎儒幾

敗廼公事唐韻古音古人讀若為汝史記云吾翁即若翁漢書云吾翁即汝翁可據也　東坡墨君堂記凡人相與稱謂貴之則公賢之則君韻會敵體相卿隋唐以來下己則稱卿愚按隋前已然晉庾峻傳峻子敳王衍不與敳交敳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為爾敳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

中州名漢　北齊帝后傳受漢老嫗斟酌崔季舒傳漢兒文官連名總署按古來咸惜邊朔惟漢最久遂襲以為華稱

關中稱羌　師曠禽經張華杜宇注曰鼈靈鼈巫山蜀人住江南羌住江北號曰西州北史儒林傳李業興師事徐遵明鮮于靈馥曰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又北史周尉遲迥襲洛陽齊將段韶曰西羌闚逼膏肓之病按二傳言羌正指關右言

臣奴 易臣為奴南北朝史如北齊恩倖傳云帝家諸奴叨竊貴幸北史藝術傳云齊文襄曰我家羣奴猶極貴皆指近習僕役言非正謂朝臣也因閱宋書魯爽傳魏主燾南寇爽與弟秀從渡河謀歸南請曰奴與南有讐云云下自釋云羣下於其主稱奴猶稱臣也按此為的據

母姊 姊本作姊北齊書文宣皇后李氏武成踐阼逼淫有娠太原王至閤不得見慍曰兒豈不知耶姊姊腹大故不見康熙字典北齊太子稱生母曰姊姊

主上大家 蔡邕獨斷天子親近侍從稱為大家北齊神武紀何故觸大家又恩倖傳大家正作樂又大家去大家去

師人兒郎 爾雅釋言師人也郭注謂人衆左傳師人多寒舊唐書封常清傳高仙芝呼謂所召

募兵曰我於京中召兒郎輩得少許物裝束未能足按書傳所見上梁丈每發號必喚兒郎偉

皇家修五代史梁陳北齊後周隋館中墜藁仍存皆因彼舊事定為新史觀其朱墨所圖通塗鉛黃所拂猶有可識者或以實為虛以非為是釋節首統舉以下專糾百藥北齊其北齊國史皆稱諸帝廟號及李氏撰齊書其廟號有犯時諱者原注謂有世字犯太宗文皇帝諱也即稱謚焉至如變世宗誤作祖為文襄改世祖誤作宗為武成苟除茲世字而不悟襄成有別句意未足恐有脫字諸如此謬不可勝紀釋因避諱而失者一又舊誤故其列傳之

叙事也或以武定臣佐降在戎朝或以河清事迹擢居

襄代故時日不接而隔越相偶使讀者瞀亂而不測驚

駭而多疑釋紊時代而失者又一嗟乎因斯而言則自古著書未

能精讀書成絶筆而遽捐舊章遂令玉石同燼一作盡真

偽難尋者不其痛哉釋末復總慨

按此條糾百藥書所言改廟稱謚似非大病紊時則

不可然亦約舉以見失真之概也至首尾言墜藁塗

拂舊章捐燼尤增浩歎矣本來面目屈受改移推其

用心不殊於惡害已而去其籍者恭慎君子戒之哉

○愚綜覈此書有行本互異者必注一作某有更定

謚諡者必注舊作某葢深懼塗𢪛捐爐之為戾也

世宗世祖北齊書高澄神武長子天保初追尊文襄皇帝廟號世宗高湛神武第九子謚武成皇帝廟號世祖

武定河清魏書孝武既入關齊神武迎清河王亶世子立之是為東魏孝靖帝天平四年改元武定北齊書武成帝湛改元河清

周書一條

今俗所行周史是令狐德棻等所撰其書文而不實雅而無檢真迹甚寡客氣尤煩釋皆就變俚為雅立論尋宇文初習華風事由蘇綽至於軍國詞令皆準尚書太祖勅朝廷他一無他字文悉準於此蓋史臣所記皆稟其規柳虬之徒從風而靡釋始於令勅倣古因而史筆從風案綽文雖去彼淫麗如南朝北梁諸書存茲典實謂規倣尚書之體而陷於矯枉過正之失乖夫適俗隨時之義茍記言若是則其謬逾多爰及牛弘彌尚儒雅即其一有書字舊事因而勒成務累上聲清言罕逢佳

句據文義佳句恐是住句之譌謂無復原初質語也釋此屬申論上意而本指所糾乃在下文而令狐不能别求他述一作術述通用廣異聞唯憑本書重加潤色原注案宇文氏事多見於王劭齊志隋書及蔡允恭後梁春秋其王褒庾信等事又多見於蕭韶太清記蕭大圜淮海亂離志裴政太清實錄杜臺卿齊記而令狐德棻了不兼採以廣其書葢以其中有鄙言故致遺略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實錄者焉釋糾令狐書是節主

按此條葢糾令狐周書也其中間一片皆是原住

闕右傚行周官啟自蘇綽其人好緣飾經術以宇文

周而貌成周豈特碔砆之與美玉而已用夏變夷聖

賢所喜史臣載筆烏得舉其國書盡弁髦之

客氣左定八公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又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出師奔冉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顛陽虎曰盡客氣也

蘇綽詞令周書本傳綽字令綽歷官大行臺左丞自有晉之季文體浮華周文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依尚書體為大誥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按令取其書覆之頗有類王莽傳者後閱王

應麟語亦云蘇綽大誥近於莽矣

柳虯見史官建置篇

牛弘見世家篇

隋書一條

昔賈誼上書晁錯對策皆有益軍一作於國足貽勸戒而編於漢史一作史漢非讀者猶恨其繁如隋書王劭袁充兩傳唯録其詭辭妄説遂盈一篇尋又申以詆訶尤其謟惑夫一多史字一多人字載言示後一多世字者貴於辭理可觀既以無益而書豈一作孰若遺而不載蓋學者神識有限而述者注記無涯以有限之神識觀無涯之注記必如是則閲之心目視聽告勞書之簡編繕寫不給嗚呼苟自古

一脱古字著述其皆若此也則知李斯之設坑穽董卓之成帷葢雖其所行多濫終亦有可取焉有激之辭

按觀兩傳所錄詭辭其人諒不得為純臣矣但袁充無别見若劭則平生著述實非一種隋書一概抹煞而獨揚其所醜實於史體有乖揚雄著書美新冣穢班史不録獨於法言玄經書之甚詳是可識去取之則也○王劭任北朝史事大概都輯國書不為飾説人盡醜之令與袁充同傳顓載蕪篇意顯出於偏抑

知幾力與申理言又豈無過激讀者叅取史與史通而持平劑量焉庶乎兩見其情矣此論愚於曲筆篇頗及之

王劭袁充兩傳隋書王劭齊滅入周言上有龍顏戴干之表上表言符命云云有人於黃鳳泉得二白石頗有文理遂附致其文為字又撰皇隋靈感誌文獻皇后崩復上言生天之應按此所錄王劭詭辭也　袁充字德符陳滅歸國頗解占候頡太史令時將廢太子因希旨觀象言當廢復表奏隋興已後日景漸長又言上本命與陰陽律呂合者六十餘條煬帝初充奏日景逾長即位與堯受命年合信所謂唐哉皇哉皇哉唐哉者矣按此所錄袁充詭辭也　又按北史房彥謙傳太原王劭北海高構蓨

縣李綱中山郎茂郎潁河東柳彧薛孺皆一時知名雅澹之士彦謙並與為友門無雜賔據此卲固名流所推重也彦謙玄齡父時所稱素儉無私者

李斯坑穽史記秦紀丞相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

董卓帷蓋後漢儒林傳序初光武遷洛陽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及董卓移都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競共割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迺制為縢囊王允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長安之亂一時焚蕩

案隋史譏王君懋撰齊隋二史舊有其字叙録煩碎此處當補及其

自編隋書仍復蕪辭不翦云　至如劉臻還宅訪子方知云方得文義清劃行本缺

王劭思書為奴所侮此而畢載為失更多可謂尤而効之罪又甚焉者矣

按此復抽論令狐隋書之猥雜也節首譏王君懋等句止是挑筆若其脫句不補幾不知此條何指

劉臻還宅　隋書本傳臻字宣摰位儀同三司臻性多忘有劉訥亦仕儀同臻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謂臻還家于是引之而去既扣門臻尚未悟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耶其子曰此是大人家顧盼久之方悟

王劭思書隋書本傳劭篤好經史用思既專性頗恍惚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為僕從所噉劭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廚人廚人以白劭劭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其專固如此

史通通釋卷十七